

丁 隆 炎

少 年 彭 德 怀

四 川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 戴 卫
插图
责任编辑 月 华

少年彭德怀

丁隆炎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66千
1981年4月第一版 1981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21,100 册

书号: R10247·42 定价 0.39 元

目 录

发 蒙	(1)
最初的希望	(7)
灾难排着队来了	(13)
他变了个样子	(21)
“讨来的饭, 我不吃!”	(32)
谋生记	(37)
受到毒打	(43)
打“野猫”	(49)
五十老倌	(54)
月 夜	(61)
闯鬼门关	(66)
一年辛苦一场梦	(73)
一位天国战士的话	(80)

报 复	(90)
砍脑壳砍我一人的	(97)
初次挂“帅”	(104)
出 逃	(111)
在黑夜中探路	(117)

发 蒙^(注)

话说湖南湘潭县境内，有一座乌石山。它的峰顶高高耸立在众山之上，满山青松翠竹，四季常绿，山腰下一处处清澈透亮的泉塘，灌溉着环山绕岭的田土。田土之间，是一座掩盖在茶园和果林中的茅屋。远看去，这儿真象个仙境，美极了！

距今七十多年前，那时候这儿美不美，谁也记不得了。老人们只说，那时候这儿穷极了，苦极了！

当年这儿有一所学馆，就设在先生家的堂屋里。堂屋很窄，只能摆下先生的讲席和另外几张课桌，坐下七、八个学生。后来学生多了，便在门槛（kǎn）外的阶沿上加了一排长凳。阶沿也窄，雨雪天，从檐（yán）上掉下的雨水，能打湿长凳上学生的背。学生们穿的都很单薄破旧，有的冬天也光着脚，十个脚趾冻得象一排蜷曲的红虾，他

们都是穷苦子弟。有钱人是不往这儿送学生的，他们不是家里办了学馆，便是到远处上大馆去了。

但这个穷学馆的学生都很用功。上课的时候一个个腰板挺着，眼睛瞪着，没人交头接耳，更不敢打闹嬉笑，因为先生很严。

先生叫肖云樵，头上盘着一根粗大的发辮，身上的粗布蓝衫虽是补丁连着补丁，却总是干净而整洁的。他坐在“大成至圣先师”——孔夫子的神位下，一座高高的讲席之上，自己也是腰板笔挺的。看书的时候常常把书本举在手中，高昂着头，俨（yǎn）然是一位将军而不是一个穷教书先生。他的面前总是搁着一块竹板，叫学生背书的时候，先把竹板握在手中，怪吓人的。

后来，这学馆阶沿上的一条长凳上又增加了一名学生，他只有六岁，坐上板凳后脚还挨不着地。他被记在学册上的名字叫彭德华。同学们仍叫他的小名——彭宗伢子。他就是我们的彭老总——彭德怀同志。不过那时他的先生却不知道他将来要当元帅，对他毫不客气，有一段时间他挨打是最多的。

是因他顽皮吗？不！他规规矩矩的，从不迟到早退，也不无事生非。圆脸上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从不离开讲课的先生，听得可专心入神啦！是他长得不讨先生喜欢？不。

他那模样常常叫先生忍不住要摸摸他的脸，拍拍他的头。只是越到后来，肖先生才越多地在他老婆面前叹息：“这小东西样子精灵，可惜心眼太死了！”

对啦，先生打他，就是嫌他心眼死！怎么个“死”法呢？上学以来，快半年了，他就是不开口。每次，先生叫他背书或回答问题，他总是眼睛忽闪着，嘴皮咂巴着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。先生问：“你懂了吗？”他不点头也不摇头。先生急了：“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吃的！”他一噉（juē）嘴扭过了脸，显然是不满的表示。先生更火了，叫他伸出手板来，先是一掌一板，后是两板、三板。师母周氏看不过去，出面来讨保：“他还小呵！……”其实，肖先生也是个面严心软的人，背后告诉他老婆：“你别怕，我的板子举得高落得轻，吓唬他的！”

又过了半年，这种“吓唬”竟然不生一点效果。肖先生真生气了，也真下手打了他一回，疼得他一身微颤，还是没换得来他一声“下回不敢了”的保证，小眼里连一滴泪花也没有。先生失望了，说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！”师母不懂，他又补充道：“这伢子不是读书的材料呵！”

春节前，学馆放假的时候，彭德华的父亲彭民言按照惯例，到先生家送学礼来了。彭民言是个贫苦农民，冬闲的时候兼给过往商人当背夫，挣点零钱贴补家用。他给先

生家提来了大约两斤肉，几把挂面，用去了他这趟背脚（帮别人背东西）钱的一半。

彭民言把裹着一溜红带的礼物捧到先生面前，发觉先生的脸色不对，便说：“莫嫌弃，这两年我的景况你知道。好在我们是亲戚呀！”原来，彭德华的妈妈和师母是堂姊妹。

正当彭民言低曲着他高大的身躯，发出一阵难为情的唉叹声时，肖云樵先生说话了：“你以为我嫌礼信少了？我是这号人么？”这话当真。肖先生也是个穷苦人出身，如今除了教书又兼行医，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病人，有钱无钱，礼重礼轻，他都一样看待。只听他又对彭民言说：

“莫再糟蹋你的钱，又糟蹋你儿子的光阴吧！”然后一五一十把他的儿子如此这般的表现都说了，把个彭民言气得呼哧哧的。他留下了礼物，回到家里，把儿子叫过来：“你的书读懂了？”

“懂了的！”

“懂了你为何不开腔？”

“我……我懒得开腔！”

彭民言想到自己为了一家人的温饱，为了儿子能比自己多识点字，终年一刻不息地奔波操劳，换得来却是儿子“懒得开腔”的报答。他大吼一声：“跪下！”同时从大扫

把上扯下一条竹枝来。幸好奶奶早在一旁保着镖 (biāo)，一见儿子动了肝火，连忙把孙子抱在怀里。本来就有气喘病的彭民言气得喘呼呼的，无法下手，然后是一阵剧咳。

彭德华等父亲息怒之后，走到他面前说：“爹爹，我真懂了的哩！先生教我的我能背得，先生教大伢子们的，我也能背得！”

父亲说：“那你为何不背出来听听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看不来先生那副恶相，鼓起眼睛象要吃人！”

父亲半信半疑。因为自己无法对他作一番测试，只好把这话传给了先生。

过了元宵节，彭德华又来上学了。和往常一样，他把一双布鞋挟在胳肢窝里，上阶沿前才穿到脚上，隔着门槛给孔夫子神牌行了个礼。他刚在阶沿上的长凳上就坐，师母便在侧门内向他招手。他走过去，师母叫他坐在灶门口的木头墩 (dūn) 上，说：“你今天要背书呵，不然你姨爹要把你赶走嘞！”

彭德华感到问题严重了，望着灶火思考起来，头上冒出了一串汗珠儿。终于，他向他的姨妈兼师母提出了条件：“他要不作那副恶相，我就背！”

姨妈说：“我这个相不恶吧？”

“你不恶！”

“那你就背给我听听，好么？”

“算数不？”

“算，算！……”

彭德华果然先背了他自己学的《三字经》，又背了他邻座的龙老大学的《论语》中的一大段。

正背着，肖云樵先生进来了。原来，今天这场面是先生两口子设计好了的。彭德华背的什么，肖先生都隔门缝听到了。这时，他情不自禁地把他的这个学生抱了起来，搂在怀里。

注：教初识字的儿童读书。

最初的希望

彭老总小时候，可不象今天有的孩子，一会喊：“爸爸，给我个这，……”一会叫：“妈妈，给我个那，……”彭总小时候，可是大人叫他咋样他就咋样，给他什么他才伸手，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和希望。因为他家太穷了。

那次师母叫他背书，他也不曾想要得个什么。后来先生给他来了个破格升级，让他从阶沿上那条长板凳上最巴边边的地方，升到堂屋里的课桌旁坐起。这时，他也只是用两只小手把住桌沿，张大双眼，望着比他大得多的同学们，并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。

坐在堂屋里课桌旁的学生大都有纸、笔、墨、砚（墨盘）的，唯独新补坐到这儿来的彭德华没有。虽然他并没有指望自己也有一套，但每天看着人家写字，实在叫他忍不住也产生了拿起笔来在纸上挥舞两下的强烈愿望。这，

恐怕是他生平的第一个希望吧！

自发蒙一年多来，他的笔，便是手指或一根竹棒，他的纸，便是一个盛着白沙的小黑木盘。写过的字，只待先生看过一眼之后，便立刻消失了。这一天，彭德华看着邻座的罗二在写字，多得劲呵！每一笔下去，都是抹不掉，抠（kōu）不脱的。那纸，那墨，都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。可是，这个罗二呀，功夫实在不怎样，费了很大劲，腮帮都鼓圆了，还是写不出一个斗得拢架架的字来。

有一次罗二写字，叫彭德华站在课桌对面给他按住纸角。等罗二写完，正要往笔帽里套笔的时候，彭德华又一次想看看自己的字落在纸上将是什么样的。他的脸仰起在桌沿边，轻声地对笔的主人说：“罗二哥，把笔借给我用一下子，嗯？……”那罗二先朝他冷笑了一声，跟着在他凑到墨盘边的鼻梁下方画了一道墨。他气吹了，躬腰抓了一把土撒在罗二的墨盘里。

出乎他意外的喜讯不久便来到了。

这一天，他放学归来，跨进门，便看见祖母和父亲、母亲都用了从来没有过的喜气洋洋的脸色望着他。祖母接下他的小竹篮（这竹篮是装书用的，等于我们现在的书包），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我的伢呀，你莫非要变个命，让彭家也出一个不闻牛屁的角色么？”

他的父亲接着说：“先生说了，要给你买上文房四宝（纸、笔、墨、砚），我答应了。这回出去，不吃饭我也要给你带回这四宝来！”彭德华这才明白了，是肖先生在父亲面前说了他的好话，摘了他头上那顶“不是读书人的材料”的帽子，才使得一家人都这般高兴起来。

第二天，这个向来不声不响的孩子，在上学的路上唱起来了，跳起来了。这并非因为他头天受到了称赞，而是父亲将给他带回文房四宝，委实叫他太高兴了。

当再看见罗二写字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向罗二宣告了他的欢乐：“哼！我也会有这些了，我爹说了的，他要给我买回来文房四宝！”

隔了一些日子，爹爹出门了。妈妈告诉他，爹爹这回要出门一个月。从此，他便天天盼着爹爹回来，每天在门前的一根楠竹上划上一道。在他认为一个月快到了的时候，可是楠竹上还只有十五道哩！

彭德华从小就听惯了爹爹最爱说的一句话：“说话要算话！”伯祖父也常对他说：“长大学你爹，说话算话！”他听说，父亲年轻的时候，和一个人搭伙担了担茶去湘西卖。行前两人在关帝庙赌了咒，要同出同归，同盈同亏。半路上，没想到那人得暴病死了。父亲卖了茶叶，买了白布给那人裹尸，把尸体背着走了几百里回到家。这件事，

使父亲在乡邻中获得了很高的信誉。爹爹真的是说话算话，难道会在这件小事上哄他诳（kuáng）他？当然不会的！只是爹爹买来的笔是不是戴了尖尖的铜帽儿的，砚台是不是有盖儿的，这，他就猜不准了。他几回都梦见父亲回来了，带给他的文房四宝，比罗二的那一套还亮还香哩！

大约在楠竹上出现第二十道印迹的那天傍晚，他放学回来，远远便看见祖母在门前的田坝上抛撒着什么，走近了一看，竟是平常家里很不容易吃到的白生生的大米饭。又听祖母喃喃念道：“过路神灵，观音菩萨，求你们指点家鬼野鬼，大鬼小鬼，冤鬼屈鬼都远走他方吧！我家可从来是诚心敬奉你们的呀，从来没有作过亏心违理的事呀！……”祖母说着便在野地里跪了下来，将她的头碰击着冰冻的土地。一群老鸦在她周围啄食着刚抛撒的饭粒，发出一声声使人胆寒的嘎叫。当祖母看到他呆呆立在身旁时，立刻把他按倒在地：“宗伢子，快给你爹求神托福吧，求神灵保佑你爹消灾免难吧！”

“我爹怎么啦？”

祖母不答理他，只拉着他飞速奔跑，好象怕什么东西追赶上来似的。

他走进茅屋后，才看到父亲躺在床上，张大口喘息着，

随着一声声剧咳，嘴里涌出一股股血的泡沫……。母亲神色慌乱，她的脸甚至比床上的病人还苍白难看，正忙不迭地用手来回抹着父亲的胸脯。彭德华吓得浑身颤抖起来。在床前用枯枝生火的伯祖父拉着他在火前坐下，告诉他，父亲是出门的第三天发病的，可是他不听人劝，还是背着东西往前走，直到一头栽倒在地，差点儿滚下了高崖，幸得两个好心的乡亲相助，扎了一副竹抬椅把他送回来。

彭德华奔到床前，抱住父亲的腿哭了。他开始后悔，自己不该在父亲出门的时候，一再叮嘱他不要忘了答应给他买的东西。他又想起，父亲的回答还是“说话算话”四个字。呵！如果不是因为这该死的文房四宝，父亲也许会在发病的开初就往回返的吧？

父亲并没有死，只是从此得了很严重的哮喘病，成天张大口喘气，难得把一句话连成句子说完全。自然，地里的活路不能干了，出门背脚更不行了。

但是，父亲没有忘记他答应过的事。过了一些时候，父亲把德华叫到床前，拉住他的手，一个劲儿地摇头、叹气、流泪。儿子懂得了父亲的心事，故意装得很高兴地说：“爹，肖先生给了我文房四宝啦，墨上刻着金字哩！纸是雪白的哩！”

他说的是真话，好心的肖先生满足了这个穷苦学生

的愿望。但彭德华在得到这些赠品时，心里却没有他想象过的狂喜，倒是偷偷地哭了几场。不单是这些东西使他想起了父亲的病，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家境大不如以前了：门前的枣树、梨树卖了；屋后的山，连同那里的几株松树和棕树也被债主收去了。更叫他看着心疼的是床上的父亲没有干过眼泪的时候，祖母成天满脸焦愁，忙里又忙外的母亲更加瘦弱不堪了，两个小弟弟总是睁着一对因为饥饿而显得更大更深的眼睛，望着门前那两树如今已属于别人、却比以往哪一年都结得丰盛得多的枣。想到这些，他的心就钻不到书本里去了，并且不得不两天三头请假，帮母亲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活路。

又过了一年之后，他终于不得不向肖先生退回他曾经在梦里也想得到的文房四宝，提出了退学的要求。仁慈的肖先生把这些装回他的竹篮，又给了他几本书，一直把他送出门外。

灾难排着队来了

已经是彭德华从学馆退学回来好久的事了。有一天，他一早上山拣香菇，午后才回来。一进门，发现家里又变了样，两张床没有了，连门板也被摘走了两扇。还少了什么，他一时清点不出来，只觉得屋子比往常空荡些了。奶奶明明在哭，脸上还有泪哩，却做出一副没事情的腔调说：“宗伢呀，莫四处看了，东西少了有什么要紧？财去人安乐，等你爹病好了，再制办起来容易得很！”奶奶说时直往草堆里看。德华这才看到，有病的爹爹现在睡到了谷草堆里，胸腔比往常起伏得更厉害，喷出一声声悲楚的呻吟。德华明白了，一定是奶奶作主，把那些东西卖了，刚才的话，是她说来安慰爹爹的。

奶奶用手掌抹去泪，做着高兴的样子抓过德华的手拍打了几下：“吃饭吧！我的读书先生！”奶奶揭开锅的时候，